

天衣云



But I'm a creep, I'm a creep
I'm a creep, I'm a creep
I don't belong here
When the hell am I going home?
Rubbish! "creep!"

云中

UP
IN
THE CLOUD

路内
著



云中

路内

著

UP
IN
THE CLOUD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中人/路内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02-013215-7

I. ①云… II. ①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02861 号

责任编辑 樊晓哲

装帧设计 陶 雷

责任印制 王重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00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75 插页 5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8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215-7

定 价 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But I'm a creep, I'm a weirdo.
What the hell am I doing here?
I don't belong here.

Radiohead "creep"

1.

我们只是在梦中颤抖。

某一天，我梦到自己拎着一把锤子，徒步穿过学校操场，向看台后面的小夹弄走去。那应该是秋天，T市的秋季多雨，操场上日复一日积着水，别的学校都是塑胶跑道，围着一个绿色的球场，工学院的操场依旧是铺着煤渣，黑得发亮，且凹凸不平，小小的水潭遍布其中，站近些能看到倒映着的云。一撮撮被踩得扁平的野草像海星一样贴在地面，暑假里它们疯长，开学了就成为煤渣操场上聊以自嘲的草皮，到了秋天的某个时候它们会自动消失。

我们管它叫中世纪的操场。

空无一人，白天近似于夜晚，远处的房子只是一些明信片搭成的幕墙，雨也只是人工的景观，我走向操场，穿过它，手里的锤子沾着黑色的血迹和一缕长发。

这只是梦。

那座看台近似于废弃，水泥剥落，栏杆生锈，即使天气晴朗的日子也很少有人走上去。看台后面是一条小夹弄，种着些水杉，再往外就是学校围墙了。看台本身大概有五米高，在背面形成一个峭壁，有一个拱形门洞，

深度大约一米，门洞尽头是一扇铁门，用生锈的大铁锁锁住，从来没有人知道这扇门里面是什么。

门洞形成天然的遮雨场所，又是视觉死角，钻进去就像是个迷你窑洞。那并不是个有趣的场所，为什么要钻进去，答案在那排水杉树上。就在那里，高高的树枝上挂满透明橡胶的小套子，乍一看以为是琳琅满目的圣诞树，那是全校男生的小蝌蚪，在门洞里做完事，把套子摘下来打个结，抛向夜空，坠落于树枝。水杉带着它们年复一年向天空生长，无数男生的蝌蚪寂寞地死在半空中。

某一年某一天，有个女孩带我来到这里，那时我才刚考进工学院。她打着手电筒，穿着当时最浪漫的黑裙子白球鞋。我穿着高中时代的校服，活像某种史前动物。她用手电筒指着树上的套子，我看得目瞪口呆，女孩说这就是我们学校著名的淫乱场所，每个大学都有这么个淫乱场所，供新生做性启蒙教育。

老师不管吗？我问。

她说我们学校没老师。

那显然是夏末秋初沉闷而躁动的夜晚，那晚上附近工厂的车间里有摇滚演出，几支拼凑而成的末流乐队，有个粗口乐队的长发歌手在台上一个劲地骂脏话，动用了无数关于性交的同义词。很多人在台下喝啤酒，跟着骂。我也在现场，听得头晕脑涨。女孩就是我从场子里认识来的，她长什么样，叫什么名字，说了什么话，我已经记不太清，只记得喝了很多啤酒，可是并没有广告里所说的透心凉的感觉，一部分水分沉积在下半身，一部分酒精在血管里左突右冲，大脑像吱呀呀即将关上的城门。我和她一起走

出工厂，随后就来到了这里。

她柔软而温暖，头发像丝一样，她走进门洞里，对我说，来不来。我说怎么来。她说得这样。她背过身去，自己将黑裙子撩起来，发出簌簌的声音。我在她的大腿位置摸到温热的内裤，被她的双腿绷成了一条直线。

很多很多头发，很多很多，当我贴着她的后背以及脖颈时，那些占据了全世界的头发将我埋葬在她身上。她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说这样很好，我们做爱吧，我爱你。

套子是她带的，我肯定不会随身带一个套子，其实我也很难想象一个女孩随身带着套子。我忘记套子是怎么戴上的，也许是她给我戴上的，但她并没有回过头来。这以后很久我都在想，女孩要是不回头，反背着手是不是能给男的戴上套子。

事情结束之后，她让我把套子打结，扔上去。我照做了。她说，欧洲的新娘在婚礼时都会扔一束鲜花，你这个野合新郎得在事毕之后扔套子，多好玩，扔得越高越好，像一个仪式。

她问我，以前没做过吗？我说没做过，第一次。她很高兴，说，姐姐给你个小红包。

我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她说，名字不能告诉你，你以后出去乱说可不好，记住我是校花就可以了，是美女，不是恐龙。

我就揣着一张十元面值的人民币独自走回了宿舍。

那以后我再也没有遇到过她。在同样沉闷而躁动的周末，我还是会去工厂里听摇滚乐，一个人靠在墙上喝十块钱一瓶的啤酒，看那些黑暗中起起落落的人头，耳朵里塞满了声音近似失聪。哪一个是她呢？我甚至想不

起她的样子，只记得很多很多的头发，而我身上的某一部分就留在了她的头发之中。事实上，我失去了那天晚上的好运，不管我喝得多醉，再也没有带着任何一个女孩去操场后面扔套子。

我非常想念她。

秋天时，工厂被封了，说是要改造成创意园区。摇滚乐演出搬到了学校西边的铁道边，一个废弃仓库里，去那里得走上半个小时。有个女生夜里从现场回来，遇到了敲头杀手，用锤子敲了她的后脑勺，后面散场出来的人看见她横卧在街头，凶手早就跑到不知哪里去了。她也是工学院的校花，比我高两届，长得很美，听说一头长发像黑色的孔雀开屏，铺散在地上，血顺着路面上破碎的缝隙，慢慢流进阴沟里。

长而又长的头发，人们描述着校花。我想到那个在看台后面的女孩。但愿不是，但愿她只是消失在漫长而又清醒的午后，像血管里的酒精一样释放掉，而不是死去。

偶尔我会走到看台后面，在众多树杈之间寻找我的蝌蚪，那个被我抛向夜空的套子和无数个套子在一起。冰冷的天空将所有蝌蚪和所有时间冷藏起来，二十世纪的精子库，属于下个世纪的我在此为之默哀。

时至二〇〇一年，我在工学院读到三年级，计算机专科，还有六个月就可以毕业。这一年万事太平，敲头党消失了，女孩也消失了，所思所想就是在浪潮般的新时代找一份工作。大专生像废纸一样论斤称，不管你什么专业的，送到外资工厂稍微培训一下直接上流水线，有点像二战时期的苏联前线。满世界都是为工作发狂的孩子，GDP的尾巴翘得那么高，如

不能攀上那根阳线，则必然跌入万丈深渊。僵尸电影里也是这个套路。

我也在找工作，计算机当然是热门专业，计算机是我们时代唯一的荣光，但我找到的实习工作却是在电脑城里给菜鸟用户装机杀毒，永无休止地干这个，像不像鞋匠？

不想做鞋匠。

于是，在距离毕业还有半年之际，我又回到了学校，一部分同学已经消失了，一部分像一群嗡嗡乱飞的马蜂，我无事可干，是其中唯一发呆的那一个。

大部分时间都泡在网吧里，在聊天室里面向各种各样的人打字，扮演着喝咖啡的孤独男子，或者是刚到T市流落街头的帅气民工，或者是百无聊赖的SOHO族，有时狂妄，有时啰唆，有时多情，有时又完全相反。总而言之，什么性格都可以沾点边，一个连我自己都不知何去何从的角色。

毫无成就感，即使闭上眼睛做梦也是如此，我蜷缩在全世界最破的黑网吧里，位于学校附近新村一处六楼的民宅，一排几近淘汰的旧电脑，显示器都是十四吋球面的，硬盘发出嘎嘎的呻吟，键盘比鞋底还脏。一抬眼看到的都是些民工、高中生和社会青年。“不要沉溺于虚拟的互联网啊”，想起某个老师的教诲。是的，网瘾很可怕，当你从虚拟世界中抬起头来，打量着现实的世界，如我所描述的黑网吧，唯一的念头就是低下头去——万恶的资本主义快来侵蚀我幼小的心灵吧！

某一天头上的吊扇坨子忽然掉了下来，砸在显示器上。网络那一端，聊天室里的女孩正在问我什么时候可以见面，忽然之间就变成了一堆冒烟的碎片，差点把我的眼睛给崩瞎了。我呆坐在原地，好久才反应过来。女

孩像中了符咒的鬼魂一样消失了，砸烂的显示器是空虚到连黑暗都不能概括的现实。

二〇〇一年有过一些奇遇式的经历，得一件件说。事情像散落的珍珠项链，或者说是一个人在路途上拍到的照片，还得是数码相机，以完全不考虑胶片成本的方式对线性风景做出的无意识的散乱的乃至最终冲印出来被遴选并打乱了次序无法恢复其线性状态的记录。

一次发烧，一次被城管执法队抓进了收容所，两次喝醉了倒在草坪上睡到天亮，一次在学校澡堂洗澡被人偷走了所有的衣裤，包括内裤，六次吃食堂吃出蟑螂，两次散步时被足球飞袭于后脑，十次求职被踢出局，无数次买香烟多找了三块五块的……基本上都是被动语态。这是第一季度的记录。做爱次数为零。

某一天，巨大的恐怖像吊扇坨子砸下来，奇遇正如显示器，奇遇中的世界一下子灰飞烟灭。

2.

小白给我讲了一个斜眼男孩的故事。小白是一个D罩杯的姑娘，我知道这么描述别人是非常失礼的，小白很漂亮，小白很懂事，但小白无论拥有什么优点和缺点，她首先会被描述为D罩杯的姑娘。这就是命。反过来，她说起那个男孩，首先将他描述成斜眼。这有什么办法呢？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常常是基于极为表象的东西。

斜眼男孩是个高中生，他的左眼有问题，当他平视你的时候，左边的瞳孔依旧会古怪地翘向外侧向上的地方。我对斜眼不太了解，以为就是斗鸡眼，小白便告诉我：“斜眼分为内斜和外斜，他这是外斜，和斗鸡眼正好相反。”

“斜眼男孩怎么样了呢？”

“住的地方很差，几十年前造的筒子楼，煤卫合用，我去做家教都不敢喝水，卫生间没人收拾，满处都是很小的蟑螂，至少有几百个，等到夏天就是同样数量的大蟑螂，我实在受不了，喷了点雷达，不得了，成千上万个蟑螂都扑了出来，像打翻了蟑螂的地狱。那男孩就在这个环境里成长。”小白说，“你会觉得他挺可惜的，长得蛮帅气，偏偏是个斜眼。”

我喝着手里的罐装啤酒，问她：“喜欢他了？”

“不，听我说完。他虽然帅气，但他看你的眼神，因为那个瞳孔是斜的，会令人不寒而栗。他目光飘移的位置，有时候像在瞥着你，有时候又像是

没有瞥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小白说，“眼神古怪的人都很可疑，对不对？”

“理论上是这样。斜眼除外，斜眼是病理性因素作祟，生病的人没办法的。”

“但你可曾被斜眼的人瞥过胸部？”

“没有，”我继续喝啤酒，“任何时候都没有这种经验。”

“那小孩的父母总不在家。我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上门做家教从头到尾就是和小孩在打交道。听他说，他父亲是保安，母亲在一家超市做营业员，都没什么文化，每天很晚才回家。这小孩对我特别有礼貌，一口一个白老师的。”

“嗯，其实你就是挣工分的。后来呢？”

“小孩乍一看很懂道理，闲聊过几次以后，发现他什么国际时事啊、社会热点啊，都能说出些道道，比一般的高中生成熟。成绩嘛，严重的偏科。数理化好得不得了，高三的学生，就能做微积分的题目了，语文也马马虎虎可以，就是英语差了点。”

“你是给他补英语的。”

“是的。”

我开玩笑说：“一个生理正常的高中男生，又没有父母在旁边，深更半夜地瞥你几眼也算是人之常情。下回穿得正式一点，千万不要喷什么香水。”

“胡说八道嘛你，我哪有喷香水的，穿得也很厚实。”小白说，“你不要打岔，让我说完。有一天晚上我在他书桌上随手翻一本课本，发现里面夹着一张我的照片。”

“爱上你了。等等，他怎么会有你的照片？”

“是他从我包里偷的，有一阵子了，我还以为是我自己弄丢了。我问他怎么回事，他竟然对我动手动脚的。”

“后来呢？”

“后来我说，你别动歪脑筋，我但凡有一点差错，学校的同学就会报警。他想了想就放我走了，我打定主意再也不去这户人家。”小白吁了口气说，“可怕的事情在后面，那天晚上我回学校，坐上公共汽车，车上也没有什么人，我坐在那儿老觉得背后有人在盯我，一回头发现他就坐在我后面，用他的斜眼死死地盯着我看。车一到站，我没命地逃，逃出去几步又回头去看，发现他的脸贴在车窗上对我笑。你知道人脸贴在玻璃上的那种样子吧？”

“知道，跟猪头一样。”

“那小孩太可怕了。”

“你别老是小孩小孩的，他根本不是小孩了。”

“被你一说我更发毛了，幸亏我胆子小、忘性大，什么坏事儿过几天就想不起来了。”

“哪个中介给你介绍的业务啊，太不靠谱了。”

“小广东那里的，出事以后我特地去骂了他一顿，让他请我吃饭。”

“这个人的饭你都敢吃。”我悻悻地说。

小白和我是同乡，念大二。工学院里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来自我的故乡，T市下面的县级市麦乡。麦乡的大学生自然而然凑成一堆，近似同乡会，认干哥哥干妹妹的比比皆是，也不乏上了床的。我和小白关系很单纯，既

不上床也不罩着她。我认识她已经好多年了，曾经是同一所中学的校友，曾经住得很近，曾经一起玩过……考上大学以后有一年时间没见到她，以为见不到了，不料第二年她也出现在了这里。这就算再续前缘了。偶尔我会请她吃顿饭聊天，她长得漂亮，话多，对饭菜也不挑剔，是聊天的好对象。

D罩杯的女生在学校里是珍稀动物，小白就是其中之一。学校当然也有E罩杯的，但私下里都认为E罩杯有点过分了，喜欢E的人可能都是色情狂，因此D是最合适的。

拥有D罩杯，人生经历便会有超乎常理的一面。这是小白自己说的。

比如招惹了斜眼式的变态，比如招惹了各种既非斜眼也非散光的其他变态。这件事说过也就忘记了。

那是三月多雨的天气，气温不是很高，却总是感到冷。工学院应届毕业生正陆续打铺盖离开学校，剩下那些找不到工作的都在混日子。黄昏时我头晕脑涨地从网吧里出来，沿着下雨的小路往学校走，在一家名为杞人便利的小烟杂店门口停下，店主是我所熟识的一个孩子，大概十六七岁，我叫他杞杞。我趴在柜台上，要了一听冰可乐，喝了几口觉得稍微舒服了点，坐在小马扎上看风景，和杞杞聊天。杞杞问我找到工作没有，我说我辞职了，正打算在杞人便利旁边开一个叶公超市，把他的生意全抢走。杞杞想了半天，大概听懂了叶公是为了和杞人对仗，不过他并不觉得有趣。

我坐着看雨景，天色一点点暗下来。

这条路是学校向东的必由之路，东边是一大片职工新村，网吧都在那儿。西边就是工学院的边门。道路两侧，一侧是学校的围墙，另一侧是低矮的平房以及两家小工厂的围墙。杞人便利就嵌在这中间。下雨的日子看

到的都是灰蒙蒙的景色，没有什么行人。

后来我看见小白打着伞从对面走过，她由东向西，很快走进了学校的边门，消失在拐角处。我没喊她。那天我浑身无力，既不太想说话，也不太想听人说话。

大约半分钟后，有一个少年走进便利店，在石棉瓦搭起的蓝色雨棚下要了一包香烟，他打着保健品促销赠送的雨伞，有一根伞骨已经断了。买了烟之后，他并没有离去，而是背靠着柜台点了一根，看着工学院的边门，吐出了白色的烟气。

吸烟的姿势很潇洒。他时不时地瞄一眼货架，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明白了，他不是在看货品，杞杞的货架上都嵌着镜子，他是在看他自己。

促销雨伞收起来，弯曲的伞柄挂住柜台，忽然滑了下来，啪的摔在地上。他弯下腰捡起伞，将伞柄挎在自己的手肘上继续抽烟。他捡伞的动作很慢，好像那不是伞，而是一枚炮弹。

他捡伞的时候斜眼看了我一眼，我也在看他，我坐在小马扎上。

这是一个斜眼的少年，即使他站直了身体，继续望向学校边门的时候，他的左眼仍然瞄着蓝色雨棚的一角。

我不动声色继续喝可乐，直到他抽完那根烟，把烟蒂弹在一个小水潭里。他打起伞，没有走进工学院，而是沿着道路向东返回，往大马路的方向走去。

3.

关于我的大学并无太多可说之处，多少年来学校就是在一片工厂区之中，以显示出工学院的本色。早在八十年代，学生毕业后大多都分配到附近厂里，那时候的专业没那么多，去工厂恰是专业对口，到了厂里便等着分配房子，房子也在这一带。也就是说，当你考上这所学校之后，你的一生差不多就被圈定在这片区域中。

九十年代迅猛扑来，宇宙能量爆发，物质重组，等这个十年过去之后，一切无可挽回地成为记忆，整个工厂区在时代的加速度之下被甩到不知哪里去了，浪潮退去，倏忽露出海滩的本来面目，这当然不是最终的结果，因为浪潮还会再来。

非线性变化是世界的常态，而线性变化只不过是学者们用来欺骗大众的，线性变化使事物具备了预测的可能，学者们正是靠预测来谋生的，一如印第安营地的巫师。

第二股浪潮挟带着教改、转制、地价暴涨以及远在互联网一端的IT业兴起，滚滚而来，不可阻挡。二十一世纪劈头盖脸出现在眼前。在一片破败的厂房和职工新村之中，工学院生意兴隆，蒸蒸日上，尽管还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教学楼，“文革”之前的老师，中世纪的操场，原始社会的学生，但不得不承认，每一个年代都拥有它独特的咒语，其魔法所呈现出的效果

也大相径庭。我们的校长被称为成功企业家，开一辆别克出入于校园，显示出本校具备的超强竞争力。这都是非线性变化的结果，后面还有更绝的，到二〇〇〇年，校长因贪污而被抓，直接判了个无期徒刑，在监狱里迎接了新世纪的曙光。

入校的时候讲过校史，糗事自然不谈，光荣事迹还是有不少的。虽然大专院校，大概连全国三千强都排不进去，但在T市尚能唬人，出过三个厅局级的干部，出过好几个国家专利发明者，劳模若干，大款若干，高管若干，中层干部无数，总之是个很实用的学校，就像精心制造拖把的工厂，别的拖把可以用三年，这里的拖把可以用五年，而且可以拆开了当裙子穿、当棍子使。区别仅此而已。

不幸的是，毕业就失业的既定法则并无多大改善，无论开多少热门专业，无论把学校描绘得多么壮丽，毕业，就是失业，这是一种命运，一如某种程序背后隐藏的意志力。

学校不大，被四周的厂房和老新村挤压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二〇〇一年，附近的工厂已悄然无声，厂房被改造成建材市场、大超市、Loft，或者干脆推平，清场之后为未来的CBD腾出空间。有一座高架桥已经造到学校南侧，像巨大的雷龙伸过来长长的脖子，所过之处，一片废墟。

学校的东侧，向着市区方向，是一片有着悠久历史的住宅区，十来个新村里住着几万号人，数年前经历了下岗大潮的职工们，并未成为空气蒸发在世间，他们还住在这里，犹如一群玩着孤岛余生游戏的人，得在弹丸之地生存下去，他们是碎片中的尘埃，无声地掉在某个不起眼的地方。我相信总有一天，某种程序背后隐藏的意志力会将他们扫一扫，归拢起来，